

## 音樂之巧妙



旋轉舞台  
徐成

很多時候，劇作和音樂是同步創作互相助力的，作曲家是在創作過程中的靈魂人物，我們在討論音樂劇時一般將劇目歸於作曲家名下，這是因為音樂是音樂劇呈現戲劇性的主要手段也是核心手段，音樂劇可以沒有舞蹈、沒有對白，但絕不可能沒有音樂。音樂劇作曲家不是單曲創作者，而應該是具有清晰自我意識的戲劇音樂體系建立者。

音樂劇《大狀王》的作曲高世章早有名，他根據日本作家柳美里的《在雨和夢之後》創作的《一屋寶貝》就頗受歡迎，我二〇一六年在荖灣大會堂看過音樂廳版，印象不錯。這一次《大狀王》的音樂創作可以說是更上一層樓了，其中最大的優點就是創作的自我意識極高。

音樂劇音樂的本質是戲劇音樂而不是單曲的堆砌。雖然點唱機音樂劇（jukebox）仍有其市場，但現代音樂劇中，音樂完全可以獨立推動劇情發展和建立人物，對白的重要性大幅降低。尤其在美國作曲家桑德海姆提出概念音樂劇理念後，音樂劇的戲劇性表達極大仰仗於劇中音樂。其中最核心的工具就是主導動機，每一個人物、每一個場景、每一種情感都有相關的主導動機，這是全劇音樂具有完整性的關鍵所在。《大狀王》的音樂便巧妙運用了各個主導動機，劇情再波譎雲詭觀眾亦不會覺得劇中音樂是破碎的，即不會出現每首歌毫無

關聯的單曲感。

雖然音樂劇的音樂風格可以包羅萬象，並不拘泥於時代與地域，但考慮到《大狀王》的嶺南背景，高世章還是巧妙地融入了廣東音樂的特色。比如粵劇音樂的巧妙融合，對佛教音樂的借用，以及南音的再詮釋（範例是第二幕的《踏上清源》），都讓整部劇的音樂呈現出濃郁的嶺南風情。但這嶺南風情又是跨越古今的，以現代人的視角去講述從前的傳說，便是《大狀王》音樂帶給我的一種微妙的間隔感，也是其音樂上的一個重要特點。

觀眾對於幾首較為抒情的歌曲想必印象很深，比如《細雪》、《撒一把白米》、《有陣時》等，但除此之外，幾次升堂審案的戲碼其實是高世章音樂掌控力的集中體現。如此複雜的人物關係以及情節發展，要巧妙運用獨唱、對唱、合唱以及重唱等多種技法來表現，但又要保留每個人物的性格特點，又確保大場景的重點明確、細節豐富，這對於任何作曲家而言都不是易事。但《大狀王》的幾場重大群像戲都處理得十分到位，精彩的重唱是其中的精髓所在。開宗明義的《申冤》就彰顯了作曲家的音樂掌控力，十幾個人物輪番登場，組合成一幅生動的群像，每個人的唱段和風格都是他們各自性格的體現，但又融於升堂審案這一場景之中，個體與群體的關係處理得十分順暢；裏面出現的好幾個主導動機，都在後續情節中得到了運用，音樂的完整性可見一斑。

（《一道光的力量》之中篇，標題為編者加）

音樂劇《大狀王》劇照。



## 遊茅台鎮



柳絮紛飛  
小冰

中國對人類的製酒業貢獻何在？跟着香港華夏教育機構貴州交流團在茅台鎮走一走，筆者略知一二了。赤水河穿鎮而過，它是護城河，也是茅台酒的基因。方圓十五點三公里是最佳儲酒區，七點五公里是最佳釀酒區。茅台鎮無法轉移的地理、水質、空氣、微生物，是成全茅台酒的主因。

「一二九八七」，一組耳熟的數字，原來是茅台的釀造工序：一年生產期，二次投料，九次蒸餾，八次發酵，七次取酒。中途經歷了拌麴、踩麴、潤麴、拌料、蒸餾、攤涼、加麴、堆積、入窖、出窖、蒸餾、儲存等環節。製成需時一年，封存四年，第五年才出廠。

我們的祖先發現，食物存放久了就會發酵，會出酒汁，又發現酒汁是個好東西，於是就誕生了釀酒術。古人釀酒最初是不用酒麴的，後來他們才發明了酒麴。

酒麴是中國對世界微生物科學的重大貢獻，有了它，釀酒變得簡單，從低端到高端，從米酒到黃酒，到蒸餾酒，再到白酒。白酒從五十度到七十度，最烈的是老白乾，有些人才喝得過癮。在一九一五年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，中國茅台酒奪得金牌，關於這事坊間有不同的說法。有說，博覽會結束前，茅台酒還不被關注，情急之下有人怒摔了一瓶酒；也說，是工作人員不慎打碎了一瓶；還說，是故意把酒瓶

打開。無論以何種方式，總之是因為酒香飄揚而被關注，並被授予金牌。那真是偉大的「一摔」，或偉大的「打開」。

酒，是有些人的魂。團裏有一位茅台酒粉絲，他說茅台酒是硬通貨，每隔幾年就提價一次，跑贏CPI的漲幅。茅台酒，曾經憑飛往遠東的機票，可抽籤官買一瓶；入住茅台國際大酒店，可按官價買兩瓶。遺憾，這種好事沒了，現在唯一的福利是，在酒店吃飯可按官價買來喝，但不得把空瓶帶走。有酒仙說「能喝就好」，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他們樂壞了。參觀酒廠出來，看見廣場上裝着茅台酒的大卡車即將出廠。每車裝多少瓶？價值多少？夠多少人喝？他們充滿了想像。

酒文化城裏有蘇東坡塑像，據說東坡酒量小，但是嗜酒。我想，還是少喝點好，可以寫詩作詞，否則喝得爛醉，哪裏出得了作品？

有人提出一個問題：「茅台鎮上酒廠眾多，擁有共同性質的水和環境。為什麼只有茅台股份才做得出最好的酒？」為什麼？秘訣何在？我也納悶。

史上，茅台酒曾經為長征勝利立功，給傷口消毒，為傷員驅寒暖胃。現今，茅台酒是貴州省最大的稅收企業，去年的淨利潤達六百多億。

只要赤水河在流淌，就能生產茅台酒。交流歸來收穫滿滿，除了與教育界師生互動，還了解了酒文化、紅色文化、大數據知識、天眼太空知識，以及進步中的貴州和貴州人。



准風物談  
胡竹峰

友人讀懷素《醉僧帖》消食，目測三遍，指摹三遍，做得好夢——一人走過來說：《醉僧帖》非我所書，《醉僧帖》乃蘇舜欽手跡。先生有何根據？那人指指自己，道：蘇舜欽在此。

生平做夢不知幾何，卻無此好夢也，可謂天神託夢。羨煞人哉，羨煞人哉。某年某月某日某夜倒也得一美夢，是戲事，一雉尾生獨立台上。

雉尾生之好在色，雄姿英發，華衣錦服，神采奕奕。倘或下點雪，看見雉尾生更好。想像雉尾生行在雪上如紅梅映白，好個顏色，好在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。

灰色的衣服，灰色的瓦房，灰色的案板，灰色的器具，灰色的臉龐塵僕僕，頭頂長髮結成髻，雙手捧劍，此人正是捧劍僕。捧劍僕，咸陽郭氏之僕。雖為奴僕，嘗以望水眺雲為事。屢遭郭氏鞭笞，終不改心性，後來竄去。望水眺雲裏有我的少年。望水眺雲不難，難在遭鞭笞而不改。詩心亦佛心，有金剛法力。後竄去則令人懷想。臨行之際捧劍僕留字名心跡，後人稱其《將竄留詩》：珍重郭四郎，臨行不得別。曉漏動離心，輕車冒殘雪。欲出主人門，零涕暗嗚咽。萬里隔關山，一心思漢月。『萬里隔關山，一心思漢月』句，有唐風，下筆正大浩蕩。不知郭四郎見了之後可有愧色。

捧劍僕存詩只有三首，一首《題牡丹》：一種芳菲出後庭，卻輸桃李得佳名。誰能為向天人說，從此移根近太清。一首無題：青鳥銜葡萄，飛上金井欄。美人恐鷺去，不敢捲簾看。詩未必好，然「捧劍僕」三字佳妙，妙在「捧」之一字。舉劍、持劍、攜劍、佩劍、鑄劍，生氣是有了，卻少了素然與肅然。素然裏有肅然好，想起金玉奴，棒打薄情郎的金玉奴。捧劍僕如紫砂壺，金玉奴是明青花。捧劍僕如墨，雉尾生是水。捧劍僕

二〇二四元旦，一大早去單位值班。公交車緩緩穿過街道，微冷、微霧，哈哈都跟昨天一樣，卻物是，時非。時間的長河無休無盡流淌，看似這一天與過往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別無兩樣，但四季的輪迴在提醒，生命之河起伏豐淡，自知自在。

歲末下班後趕巴士。已過晚高峰，冬天工作日這個點，街上車上人都不算多，該回家的已到家，聚會的正在舉箸暢飲……默默坐在車上一個角落，積雪未消，街燈滑過，車子在大街小巷轉來轉去，站名一會兒是「××南街北口」，一會兒是「××東路南口」，一會兒是「××橋西」，忽然又「××橋北」「××橋東」。這趟車坐過數次，總是繞得我暈頭轉向。明明大致路線由北向南，為什麼站名東西南北俱全呢？不免懊惱地瞎琢磨：是年紀大了變笨了？還是路盲症越來越嚴重了？還是睜眼已久而北京變化太大，自己不認識了？

以往跑通勤，沿途實景大致是了解的——這是什麼方向的路、車子朝什麼方向開、兩邊標誌性建築是哪家大機構……這才不枉一枚三十年「京齡」的老北京嘛。晨曦暮降時分，望着漸漸甦醒或沉睡的都市，還會感慨一番。為什麼現在走過的路不容易沉浸了呢？坐在車上，腦子卻擅自溜開了：想着工作上剛剛經歷的啥事，想着新聞上聽到的啥事，想着網絡上看到的啥事……就是說，坐車的時候不再專注於坐車本身這件事了。

過去很長時間，常常人離開辦公室，心思還留在電腦前。洗洗躺下，忽想剛才的稿子這段應該寫好了，那段應該用那個詞好了……這一想，覺就沒法睡了。有時都快睡着了，忽然想起明天工作上的千頭萬緒，立馬就精神了。所以睡個好覺這件小事，我多年來費了很大力氣，至於養血安神之類早就不管用了。所有解決睡眠問題的藥物，不外乎一點：不讓你想。於是強迫自己：人

## 雉尾生與捧劍僕

性陰，雉尾生純陽。捧劍僕手中的劍怕是長一些，是傷人的利器。先秦兩漢流行佩戴鑲嵌有玉的劍，以示身份。玉具劍大多短些，屬於禮器。

玉具劍有玉璣、劍首、劍格、劍珌。劍璣是劍飾之一種，長方形穿孔，作貫穿革帶之用，將劍固定起來。劍首背面有一環形凹槽，鑲嵌於劍柄末端。劍格在劍身與劍柄之間，古代又稱劍鐙。劍珌則在劍鞘尾端，戰漢之際常見。存有一枚西漢的劍璣，兩端彎捲，玉質細膩凝潤，沁色瑰麗，光氣純熟。器表以雙鈎浮雕技法雕刻獸面雲紋，琢刻細膩流暢，獸面生動形象，卷雲紋精密對稱。

好古之心越發重了，可謂好古癖乎？過來人言，人欲求道，要在功名上鬧一鬧。年屆四十，要有些惑了，功名得漸漸放下，即便放不下，得告誡自己休要多提神要多想，更不能執相。長安道上馬蹄聲狂亂，不必驅車入轍，衣袖都不揮，巾衫不過麻履。關上柴門，獨自懷古，得了古人的玉璧，也得了古人的劍璣，更得了饅得方壺。罐者，觀也，觀雲卷雲舒，觀利來利往。壺之為廣，廣者，大也。不惑後，可謂大人了，做了十幾年父親，鄉約裏早已謂上人。

離開辦公室，腦子也離開。床頭備一小本子，腦子想起啥，隨手記下來，不讓它在腦子裏飄流。專心致志地工作，心無旁騖地睡覺做夢。生物鐘也要有個邊際感，此時此事不擾彼時彼物。

可是這好像不太容易做到。地鐵上，幾乎人人看手機，有幾人專注於坐車這件事呢？吃飯時，吃一口飯看一眼電視，或互相敬酒聊天，誰會孜孜於飯菜的味道呢？行山時，一心積攢步數，有關注山上的風景嗎？看書時，耳朵還聽着別的……眼耳鼻舌身意，我們在做一件事時，六神可能同時駐留在幾件事上。所以，一趟車坐下來，不記得沿途即時的景致；一頓飯吃下來，不記得口感如何；一道山行下來，不記得道旁的野花，林間的鳥鳴，天邊的雲……

時間確實太快，或許也因為很多時候，我們把她過得太淺太淡。若是給時間標上刻度，一筆一刀，有骨感有質感，記得住的時間，才稱得上歲月。

我一向記憶力好，漸漸地，發現記憶變得越來越不可靠——記憶的追溯期越來越短，細節越來越模糊。自香港回來後，不少朋友建議我把在港那幾年的經歷感受寫下來，同事還約稿寫《我所經歷的香港由亂到治》。可是，我一個筆記本都沒帶回來，只能全憑記憶。當然，本本的筆記與腦子的記憶，記錄經歷的方式是不一樣的。腦子記下的，必

是走心的，必是將理性思考與喜怒哀樂這些情感一下一下印刻過的。流過淚的見聞，痛徹心扉的思索，都是雕刻般的記憶。真的要感謝微信和這個欄目，有些記憶，翻看當時的微信，會彌補情節細節；有些記憶，翻看往期欄目，會重新「載入信息」。還有些值得記錄的事，當時忙碌或顛簸無定，無心無暇。比如顛簸的二〇二二年，一年之後，萬事平服，可以平靜地交給文字了。

臨近跨年，小夥伴不約而同聚起。與LP在月壇請上海來京的ZJ，暢聊意猶未盡。跨年夜找了鼓樓附近一個四合院老友一起迎新。坐地鐵從南鐘鼓巷出來，後海衚衕裏到處人人人，什刹海上滑冰的人也烏泱泱。躲進小院，老友們一人一鍋，LJ、Jy……好兄弟聊着聊着就跨年了。歲月送走了很多人，留下了我們。

相比二〇二二年的奔波，剛剛過去的二〇二三年有點平淡。新的一年，給自己立下的New Year's resolution很簡單：吃飯就專心致志吃飯，專注於味蓄；坐車就專心致志坐車，專注於視野；睡覺就專心致志睡覺，專注於休息；行山就專心致志行山，專注於呼吸。一件事就是一件事。守好親情友情，守好眼前，守好內心，不為繁事擾心。

離開辦公室，腦子也離開。床頭備一小本子，腦子想起啥，隨手記下來，不讓它在腦子裏飄流。專心致志地工作，心無旁騖地睡覺做夢。生物鐘也要有個邊際感，此時此事不擾彼時彼物。

可是這好像不太容易做到。地鐵上，幾乎人人看手機，有幾人專注於坐車這件事呢？吃飯時，吃一口飯看一眼電視，或互相敬酒聊天，誰會孜孜於飯菜的味道呢？行山時，一心積攢步數，有關注山上的風景嗎？看書時，耳朵還聽着別的……眼耳鼻舌身意，我們在做一件事時，六神可能同時駐留在幾件事上。所以，一趟車坐下來，不記得沿途即時的景致；一頓飯吃下來，不記得口感如何；一道山行下來，不記得道旁的野花，林間的鳥鳴，天邊的雲……

時間確實太快，或許也因為很多時候，我們把她過得太淺太淡。若是給時間標上刻度，一筆一刀，有骨感有質感，記得住的時間，才稱得上歲月。

我一向記憶力好，漸漸地，發現記憶變得越來越不可靠——記憶的追溯期越來越短，細節越來越模糊。自香港回來後，不少朋友建議我把在港那幾年的經歷感受寫下來，同事還約稿寫《我所經歷的香港由亂到治》。可是，我一個筆記本都沒帶回來，只能全憑記憶。當然，本本的筆記與腦子的記憶，記錄經歷的方式是不一樣的。腦子記下的，必

是走心的，必是將理性思考與喜怒哀樂這些情感一下一下印刻過的。流過淚的見聞，痛徹心扉的思索，都是雕刻般的記憶。真的要感謝微信和這個欄目，有些記憶，翻看當時的微信，會彌補情節細節；有些記憶，翻看往期欄目，會重新「載入信息」。還有些值得記錄的事，當時忙碌或顛簸無定，無心無暇。比如顛簸的二〇二二年，一年之後，萬事平服，可以平靜地交給文字了。

臨近跨年，小夥伴不約而同聚起。與LP在月壇請上海來京的ZJ，暢聊意猶未盡。跨年夜找了鼓樓附近一個四合院老友一起迎新。坐地鐵從南鐘鼓巷出來，後海衚衕裏到處人人人，什刹海上滑冰的人也烏泱泱。躲進小院，老友們一人一鍋，LJ、Jy……好兄弟聊着聊着就跨年了。歲月送走了很多人，留下了我們。

相比二〇二二年的奔波，剛剛過去的二〇二三年有點平淡。新的一年，給自己立下的New Year's resolution很簡單：吃飯就專心致志吃飯，專注於味蓄；坐車就專心致志坐車，專注於視野；睡覺就專心致志睡覺，專注於休息；行山就專心致志行山，專注於呼吸。一件事就是一件事。守好親情友情，守好眼前，守好內心，不為繁事擾心。

## 專注每一天



什刹海二〇二三最後一抹夕陽。

作者供圖



市井萬象

## 出行備陣

長沙博物館正在舉行「融合之路——拓跋鮮卑遷徙與發展歷程」特展，展出由大同市博物館、內蒙古博物院、洛陽博物館、呼倫貝爾博物院收藏的一百八十件（套）文物，以拓跋鮮卑的民族發展史為主題，描繪拓跋鮮卑不同階段的文明與文化特徵，呈現北魏的社會演進和發展的時代風貌。

展覽免費開放至四月七日。

新華社